

# 在臺流亡藏人的生存困境

盧惠娟

《西藏的天空》季刊主編

## 摘要

從流亡藏僧的簽證到在臺流亡藏人的生存，流亡藏人面對臺灣政策的不友善，致使弘傳佛法及在臺流亡生活陷入困境。臺灣有一群無法取得臺灣身分證或居留證的西藏人，以難民的身分在臺灣流亡。在臺流亡藏人幾乎是由無居留證、無工作權開始其臺灣人生，其職業以擺地攤及工地勞力工作為多。因為無法取得臺灣合法身分，流亡藏人拿不到身分證或居留證，無法合法工作，也沒有健保，生重病得自籌醫藥費，致使流亡藏人在臺灣的生存陷入工作及健康的困境。從在臺流亡藏人的視角，秉持達賴喇嘛人類一體性的教導，以與臺灣同行的共好精神，推出引進流亡藏人加入臺灣移工行列的策略，開展臺藏共好的實際行動。

## 關鍵字

流亡藏人、居留簽證、流亡藏僧、移工

---

我曾擔任臺灣色拉傑佛學會理事長五年，回看這段服務臺灣佛弟子的經歷，我遭遇了申請藏僧來臺弘法簽證受挫的難題：臺灣政府以基於所謂國家安全的理由不核發流亡藏僧的停留簽證，致使佛學會沒有說法師而空轉一年。我的難題並不是個別的單一事件，從流亡藏僧的簽證到在臺流亡藏人的生存，流亡藏人面對的是臺灣政策的不友善，致使弘傳佛法及在臺流亡生活陷入困境。

## 壹、藏僧來臺弘法的難題<sup>1</sup>

擔任理事長期間，最受挫折的經驗是臺灣對流亡藏僧的政策。我申請流亡到印度的色拉寺僧人來臺灣弘法，這些我依臺灣法令擔任保證人的藏僧們不但拿不到居留簽證，連停留簽證都是短期，必須離境再申請入境，佛學會的經濟開支因而大增，加重會員們的經濟負擔。外交部領事局與蒙藏委員會對流亡藏僧不友善的立場一致，在藏僧簽證的官僚系統下，我曾因無法取得巴理仁波切來臺停留簽證，迫不得已飛往印度德里試圖與臺灣代表溝通我依法的保證，但辦事處窗口職員回絕不見。

為流亡藏僧來臺弘法奔走的我，在藏僧反覆出境再入境的過程裡，曾有與流亡藏僧同苦的經歷：

清晨送兩位藏僧到桃園機場搭機，因簽證到期必須離境到新加坡再申請臺灣停留簽證。下午接到藏僧來電被新加坡海關拒絕入境，傍晚被原機遣返抵臺，原來新加坡海關新規定，要求提供回印度的簽證。他們也進不了臺灣，只能被留置看守，必須等我買了回印度的機票、取得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的證明及印度辦事處的簽證。翌日上午處理好，近午把機票、證明及簽證送到桃園機場，接著是無盡的等待。直到起飛前四十分鐘航空公司才告知我不確定西藏難民黃皮 IC 護照和印度辦事處簽證真假，必須傳真到印度的公司、等待印度海關的認可才能登機。我怎麼可能在四十分鐘內辦好這些要求？為什麼不在第一時間告訴我？原本不願意透過管道施壓、想要依規定行事的我，立即聯絡顧問向航空公司高層關切，於是得到以有疑慮的方式立即處理：避免留置桃園機場、馬上送藏僧上飛德里的班機、將證件交由印度海關去認證檢核真假。航空公司的職員問我們是什麼單位，怎麼打一通電話，就能馬上讓他們上飛機？我心裡清楚因為需要關說才能在官僚下成事。午夜他們會抵達印度德里，證件都是真的，當然我不擔心。但是心中充滿哀傷的我，仍是不能成眠。因為我傷心。我傷心西藏流亡政府弱國無外交的劣勢，我傷心西藏同胞備齊證件仍被當成人犯處理的悲哀。(20070207-札)<sup>2</sup>

1 本小節內容改寫自盧惠娟博論《一位體制內教師成為轉化型知識分子的跨界之旅—帶著陌生人的觀點重返西藏自由運動》。202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 作者的研究記錄，2007年2月7日研究札記。

我積極為藏僧來臺弘法簽證的難題發聲，曾受國際藏傳法脈總會之邀，在各佛學會與外交部領事局溝通弘法宗教簽證時前往發言，我也曾至監察院為流亡藏僧簽證被駁限縮人民宗教自由作證：

黃煌雄委員處理「不同宗教有不同待遇、西藏流亡藏僧在臺灣取得停留簽證困境」的調查案，需要了解真相。我以佛學會理事長身分應邀至監察院說明。我去陳述弘法藏僧無法取得來臺弘法停留簽證致使佛學會空轉年餘的事件，說明我擔任保證人卻不知為何被拒簽的現象，提出影響人民信仰及結社的權利、限縮宗教自由之異議。監察院調查後主張：為國家安全考量，保證人制度宜繼續存在，外交部宜研修法規賦予保證人制度法律位階，保證人應有權知簽證遭拒原因；流亡藏僧簽證被駁，宗教自由被限縮，實應審慎處理。(20090428-札)<sup>3</sup>

經多臺灣各方人馬多年的努力，目前在臺灣各藏傳佛教佛學會的藏僧可取得 60 天的停留簽證，兩個月得出境，每個佛學會有一位常住法師可延簽而有六個月停留簽證。在談到藏僧簽證時，藏人行政中央駐臺辦事處（即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格桑堅參代表無奈地說：

2014 年我曾經以西藏人民議會議員的身分訪問臺灣，當時在跟蕭美琴立委等會面時談的是藏人的簽證問題。想不到事隔多年，2021 年我被調往台灣擔任駐臺代表，流亡藏人的簽證難題還是沒有任何進展。幸運的是臺灣政府對我們的訴求有了積極的回應，並責成行政院召開跨部委會議研議，提出解決方案。後來聽說也持續開過幾次跨部委會議，但並沒有邀請基金會繼續參加。基於目前的情況，我認為每個藏傳中心藏僧的簽證難題，如果能延長到六個月及一年的停留簽證，會大大解決臺灣信眾、西藏僧人的負擔。(20230508-訪)<sup>4</sup>

長期關注西藏議題的立委洪申翰，曾數度質詢流亡藏僧來臺弘法簽證問題，也得到外交部口頭回覆：

3 作者的研究記錄，2009 年 4 月 28 日研究札記。

4 2023 年 8 月 8 日訪談格桑堅參。

在臺傳教弘法之藏僧，在同一佛學會擔任同一位住持助手，符合累計 5 年內進出台灣 15 次或 10 年內進出台灣 30 次者，就可以申請較長停留期限或可延長之停留簽證。<sup>5</sup>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 13 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在臺灣內政部或各地方政府立案的各藏傳佛教佛學會，其成員都是臺灣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不應該因其邀請的弘法僧侶為流亡藏僧而被限縮。臺灣是民主國家，應有一致且公開透明的標準作業程序處理不同宗教人士簽證申請案，佛學會邀請流亡藏僧既有臺灣人作為理事長簽署保證，為何有礙國家安全，臺灣政府及官僚的處理盲點影響人民信仰及結社的權利（盧惠娟，2022）。信仰藏傳佛教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流亡藏僧來臺弘法簽證的難題，仍有待後人持續奮鬥。

## 貳、在臺流亡藏人的生存難題

1959 年近十萬西藏人隨達賴喇嘛逃離西藏，極少數西藏人流亡到臺灣。在臺藏人的定義，臺灣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與藏人行政中央二者不同。依據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網站提供的在臺藏族人士戶數及人口數統計表（表一），在臺藏族人士人口數為 652 人，此 652 人指取得臺灣身分證或居留證的在臺藏人。由此統計資料可知，臺灣官方對在臺藏族人士的定義是取得臺灣身分證或居留證的在臺藏人。但是，臺灣有一群無法取得臺灣身分證或居留證的西藏人，以難民的身分在臺灣流亡。

表一、在臺藏族人士戶數及人口數統計表<sup>6</sup>

戶數	人口數		備註
	有身分證者	持居留證者	
347 戶	561 人	91 人	男 427 人、女 225 人

5 洪申翰。2023 年 5 月 3 日。〈立委洪申翰：放寬藏人僧侶來台弘法規定 竟然只靠口耳相傳？外交部長吳釗燮：一週內公告！2023.05.03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國會頻道 立法院議事轉播〉。<https://youtu.be/Wnj8Th5MQMY>。

6 統計資料至 2022 年 12 月，總計 347 戶，共 652 人。資料來源：引自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網站，研究資源與出版 - 業務統計 - 在臺藏族群家戶及居留人口數。<https://mtcc.moc.gov.tw/home/zh-tw/statistics/96664?mark=>。

根據藏人行政中央 2019 年的流亡藏人人口統計調查，當年度流亡藏人總人口數 139,809 人（盧惠娟，2022）。在基金會的資料中，此近 14 萬接受調查的流亡藏人裡有 241 名在臺流亡藏人。而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 2022 年人口普查的資料，則有 311 名在臺流亡藏人，其中 199 名有到基金會填寫資料、繳交綠皮書或登記投票，另有 112 人則無。此 112 人未曾與基金會聯繫，是由 199 名在臺流亡藏人向基金會提供資料而計算人口數。而 2021 年具選舉資格的在臺流亡藏人裡，有 87 人到基金會進行選民登記，2022 年到基金會繳交綠皮書納稅的在臺流亡藏人則有 72 人。<sup>7</sup>

本節探究的對象是與基金會建立聯繫的在臺流亡藏人。2009 年在臺流亡藏人幾乎都居住在臺北市、新北市和桃園市，以工、商業為主，多從事打工、做小生意的勞力密集工作（蘇嘉宏，2013）。依據基金會提供的 2022 年在臺流亡藏人的職業資料，製成在臺流亡藏人職業分類統計表（表二），可見至 2022 年在臺流亡藏人的職業仍以擺地攤及工地勞力工作為多。

表二、在臺流亡藏人職業分類統計表<sup>8</sup>

類次	職業分類	流亡藏人在臺職業
1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無
2	專業人員	大學教書（1 人） 蒙藏文化中心公務員
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私人公司（食品公司）
4	事務支援人員	無
5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商店（2 家） 西藏餐廳（臺中 2 家、臺北 2 家） 擺地攤（建國玉市十幾人）
6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無
7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無
8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無
9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工地（桃園 30 多人，木工、油漆、水電，有一位工頭）
10	軍人	無

7 本段在臺流亡藏人的各項統計資料，由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提供。

8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https://www.tibet.org.tw/index.php>。

2009 年及 2022 年兩次在臺流亡藏人職業調查結果都是打工、做小生意及工地等勞力密集工作。依據藏人行政中央前駐臺代表達瓦才仁在臺灣工作 12 年（2008~2021）的了解，在臺流亡藏人幾乎是由無居留證、無工作權開始其臺灣人生：

在臺灣的流亡藏人，以前是桃園的織布工廠吸納很多，然後是工地。另有一些是做生意，主要是佛具文物類，賺第一桶金，然後開店。開餐廳的只有幾家，在公司上班的和在臺灣政府工作的一樣都是三三兩兩。除了蒙藏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其他幾乎每個人都是從打黑工開始其臺灣人生的。在臺流亡藏人如果能拿到臺灣的居留證就很高興，因為可以不必打黑工。（20230420-訪）<sup>9</sup>

藏人行政中央現任駐臺代表格桑堅參曾擔任駐澳中文官，見證歐美及臺灣流亡藏人的不同生活。他觀察流亡藏人在歐美比在臺灣容易獲得比較好的工作，並認為此結果與教育有關聯：

歐美的流亡藏人，有比較好的工作是因為移民早，接受印度的英文教育後流亡到歐美，容易融入當地主流社會，所以能擔任議員、市長、銀行員、公務員等。而來臺灣的流亡藏人，在印度受的教育，沒受中文教育，到臺灣因為語言是中文，和臺灣教育接不上，所以教育程度不高，只能打零工。沒有好的教育機會，十幾年過去，年紀大了，也沒有辦法受教育。相較於臺灣以非法居留看待流亡藏人，澳洲會給永久居留，每周末還有藏文及文化課，使流亡藏人不忘母語及母文化。（20230418-訪）

在臺流亡藏人學歷多為高中程度或高中程度以下（蘇嘉宏，2013），因為無法取得臺灣合法身分，流亡藏人拿不到身分證或居留證，無法合法工作，也沒有健保，生重病得自籌醫藥費，致使流亡藏人在臺灣的生存陷入工作及健康的困境。流亡藏人想在臺灣生存，大不易。

### 參、開展臺藏共好的實際行動

在臺流亡藏人生存困境是臺灣與西藏關係的縮影，也是臺灣與中國的矛

9 2023 年 4 月 20 日電話訪談達瓦才仁。



盾。若將西藏視為中華民國憲法的國土之一，流亡藏人應是國民，國民返臺應不需簽證；若視流亡藏人為人球，則憲法只是欺騙自我的謊言（盧惠娟，2022）。基金會的任務包括協助在臺藏民、架起臺灣與西藏流亡社會的溝通橋樑，在此任務中達瓦才仁看見臺、藏之間大結構的難題：

臺灣政府的官員多是兩蔣時代進入政府機關，對藏人的看法與中共雷同，受大中華影響，視西藏為反叛，因此對藏人不友好。官員文化延續這種成見，即使臺灣民主化以後，也利用職務之便和對行政和法律的熟悉，製造障礙，一般臺灣民眾不知所措又無可奈何，產生申請藏僧簽證、流亡藏人身分的障礙。臺灣過去長期以中華民國憲法視西藏為中國一部分，至今仍不承認印度政府給藏人的難民旅行證 IC，<sup>10</sup> 又不允許藏人進入臺灣，視藏人為外國人，並以所謂國家安全最嚴格和最不穩定的等級對待流亡藏人。（20230507-訪）

達瓦才仁同時也看見臺、藏之間過去數十年產生人球的因素，並揭露衍生的後果：

有關人球的產生原因，遠因是臺灣解除戒嚴後藏傳佛教開始興盛、臺灣人民很是發心供養，因此吸引很多藏僧來臺弘法，但由於臺灣政府長期不承認 IC，造成來臺的藏人必須持尼泊爾等外國護照才能進入，結果早期不少人花錢買護照入境，一旦出事，變成人球。而且同時也吸引一些喜馬拉雅地區的居民，非僧人卻以藏僧身分來臺「弘法」，造成有一段時間有關西藏喇嘛的負面新聞不斷。因此，藏人來不了臺灣，喜馬拉雅地區冒充藏人來了不少，其中一些人甚至拿到臺灣身分證，所以取得臺灣身分證的在臺藏人不一定是真的西藏人。

達賴喇嘛確信人類可以建設一個友好共存的世界，<sup>11</sup> 一再教導人類一體性及全球責任感，因此流亡來臺的西藏人在生存的困境中，想方設法尋找臺、藏共好的生存之路。從在臺流亡藏人的視角，前代表達瓦才仁在缺工的臺灣看見

10 流亡到印度的西藏人持有的身份證明及旅行文件，由印度政府提供的 Identity Certificate，簡稱 IC。

11 Dalai Lama. 22 Septmeber 2022. "Day 1 - Dialogue with USIP Youth Leaders." i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uhS1uq0hY>.

流亡藏人加入移工行列的策略：

引進流亡藏人外勞，現任客家委員會楊長鎮主委曾長期呼籲推動，也曾促成與勞動部長及相關官員與基金會就此展開協調，最後還是無疾而終。我也曾與印度駐臺灣代表處有過洽談，臺灣想引進印度勞工，可以順便夾帶藏人，不過印度那邊好像談不攏，具體什麼問題不清楚。(20230507-訪)

現任代表格桑在臺灣就任後，多次與臺灣政府溝通，為持印度旅行證件的流亡藏人來臺申請居留而奔走。他曾在與臺灣官員溝通時提出在新南向政策、移工引進的合作行動策略：

新南向政策可以讓懂中文的流亡藏人成為臺灣公司的助力。臺灣需要懂印度的人，可引進在印度大學畢業的藏人協助管理印度公司，因為藏人融入印度超過一甲子，了解印度，管理印度人工作有一套。臺灣引進菲律賓、印尼、泰國勞工，工作機會不對流亡藏人開放。在流亡藏人擔任臺灣移工、流亡學生來臺就學、流亡藏僧弘法等方面，藏人行政中央及基金會可以承擔，推薦適合的人選，檢核藏人綠皮書身分證明及要求切結書。如果說擔心藏人會以臺灣為跳板跳機，其他國家也會有，為何單指西藏。(20230418-訪)

審視格桑提出的行政措施：藉助藏人行政中央及基金會的推薦人選及藏人綠皮書身分證明及切結書，或可防杜預期滯留，解除臺灣政府部分官員的疑慮。藏人行政中央前後兩任駐臺代表，秉持達賴喇嘛人類一體性的教導，以與臺灣同行的共好精神，在流亡學生來臺學習及流亡藏僧來臺弘揚佛法之外，推出引進流亡藏人加入臺灣移工行列的策略，試圖開展使臺藏合作、雙贏共好的實際行動。

## 參考書目

- 盧惠娟。2022。一位體制內教師成為轉化型知識分子的跨界之旅——帶著陌生人的觀點重返西藏自由運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蘇嘉宏。2013。在臺藏人之族群認同與統獨立場初探。亞太研究通訊，11：43-777。



# Problems of Survival for Tibetan Exiles in Taiwan

Hui-Chuan Lu

Editor in chief, The Sky Above Tibet

## Abstract

From visas for exiled Tibetan monks to survival in Taiwan, what exiled Tibetans are facing is an unfriendly Taiwanese policy which has caused difficulties in teaching *dharma* and led to survival difficulties for Tibetans exiled in Taiwan. There is a group of Tibetans in Taiwan who cannot obtain Taiwan identity cards or residence permits, and live exiled in Taiwan as refugees. Most exiled Tibetans in Taiwan started their life in Taiwan without a residence permit or the right to work. They tend to seek work, illegally, at street stalls or on construction sites. Because they cannot obtain legal status in Taiwan, they lack identity cards or residence permits, have no health insurance and cannot find work legally. They have to pay for their own medical expenses when they are seriously ill. Adhering to the Dalai Lama's teaching on the unity of human beings, and in 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good, a strategy of introducing Tibetan exiles as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has been launched. Hopefully it will serve the common good of both Taiwan and Tibet.

## Keywords

Exiled Tibetans, residence visas, Tibetan monks in exile, migrant workers

---

